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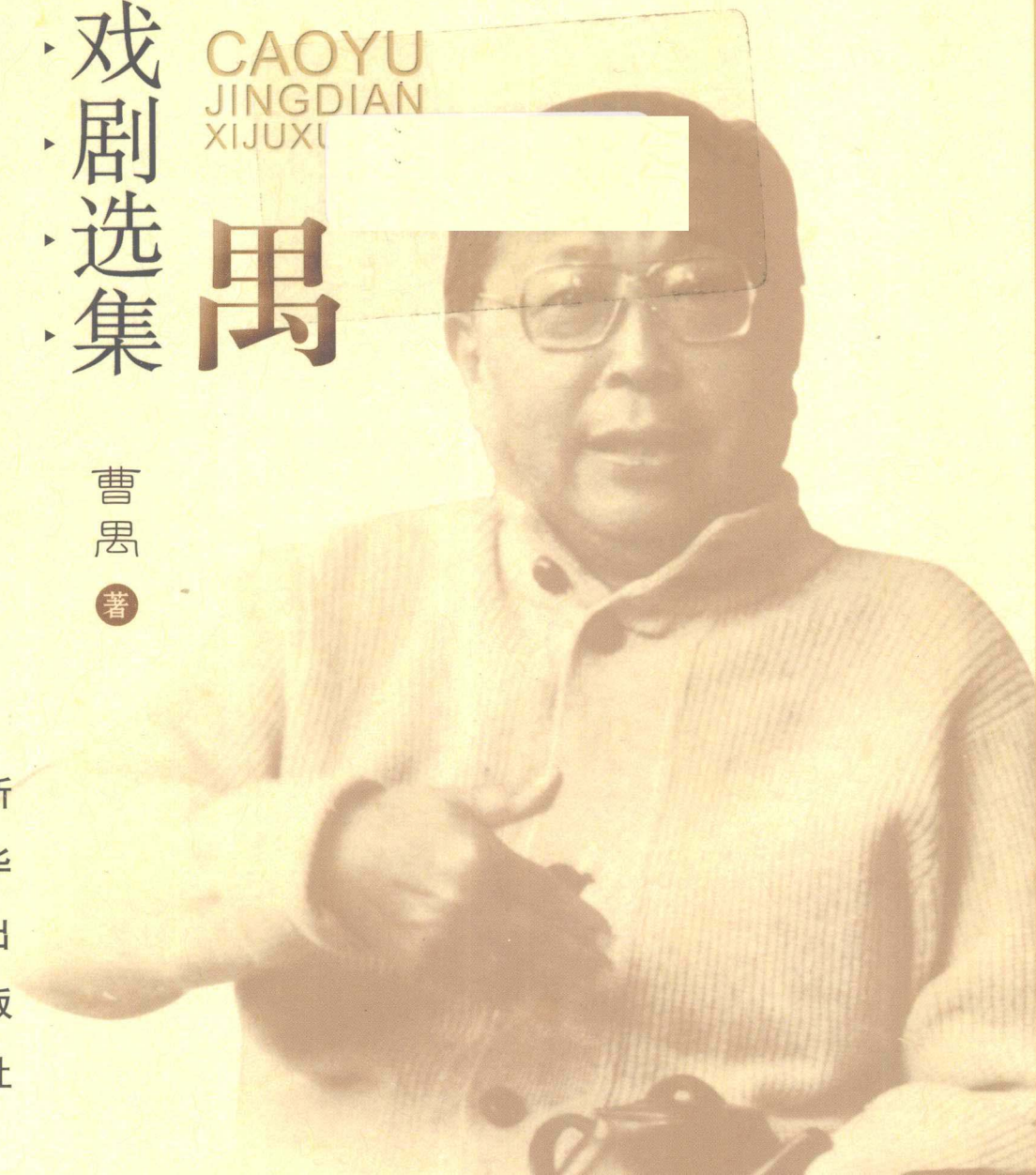
纪念曹禺先生诞辰百年

曹禺 经典戏剧选集

CAOYU
JINGDIAN
XIJUXU

曹禺
著

新华出版社





纪念曹禺先生诞辰百年

曹禺 · 经典戏剧选集 ·

曹禺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曹禺经典戏剧选集 / 曹禺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11-9391-2

I. ①曹… II. ①曹… III. ①话剧—剧本—作品集—现代 IV. ①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79602号

曹禺经典戏剧选集

丛书策划: 要力石

选题策划: 刘志宏

责任编辑: 刘志宏

特约编辑: 由秋月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版式插图: 张艺婷

照 排: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9391-2

定 价: 45.00元

温馨提示: 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 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 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3969

纪
念
曹
禺
先
生
诞
辰
百
年



▲ 20世纪80年代中期曹禺在南方 万方 提供

曹 CAOYU 禺
JINGDIAN
XIJUXUANJI

经典戏剧选集

雷雨



▲ 1961年3月，中国著名话剧《雷雨》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土瓦连城首次演出。《雷雨》由斯洛伐克的耶·格·塔约夫斯基剧院的话剧团表演。

► 1984年4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顾永菲在影片《雷雨》中饰演繁漪。

冯若石 摄



◀ 1985年7月，曾荣获1981年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四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的张瑜，在影片《雷雨》中饰演了四凤。

罗更前 摄

雷 雨



◀ 1989年10月，在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名著《雷雨》发表55周年之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度上演话剧《雷雨》。《雷雨》于1954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著名导演夏淳首次搬上新中国舞台，这次重新上演。导演夏淳全部启用中青年演员，并在导演语言上有新的探索。图为周朴园（右一，顾威饰）要繁漪（龚丽君饰）喝药。

杨飞 摄



◀ 作为“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20周年纪念活动”的首场大戏，新版《雷雨》于2003年4月2日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该剧由6名国内著名导演分幕执导，国内众多戏剧梅花奖得主加盟，演员阵容包括朱琳、郑榕、魏积安、濮存昕、肖雄等。图为4月1日晚，新版《雷雨》的演职人员在北京首都剧场做最后彩排。

► 为纪念曹禺先生《雷雨》剧本发表70周年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雷雨》50周年，北京人艺新推出由第三代青年演员担任主演的话剧《雷雨》。图为2004年7月21日晚，话剧《雷雨》在北京首都剧场彩排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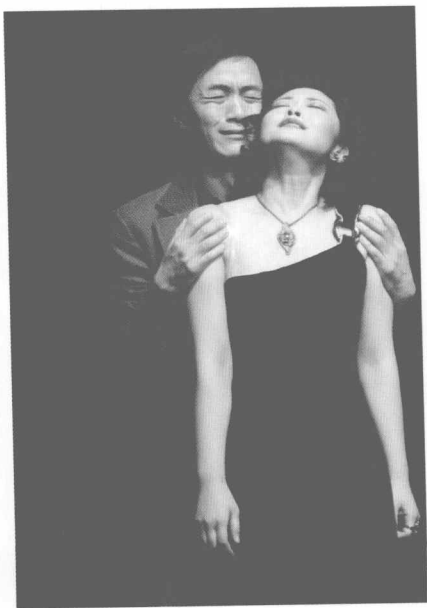
郭磊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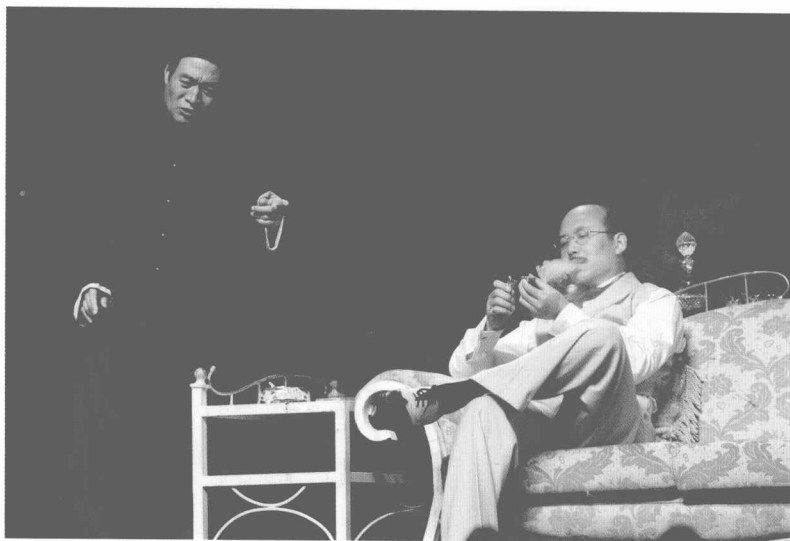
▲ 1959年11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话剧《日出》。

夏道陵 摄



◀ 2000年8月，为纪念戏剧大师曹禺诞辰90周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重排的曹禺经典剧作《日出》。这是剧中，陈白露（郑天玮饰）与方达生（冯远征饰）的一段戏。

李俊东 摄



► 2008年9月，由导演王延松执导，陈数、郭达领衔主演的曹禺先生经典剧作《日出》在湖北剧院精彩亮相。

► 2010年9月，为纪念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著名剧作家曹禺诞辰100周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排话剧《日出》在首都剧场首演，陈白露由陈好（左）饰演。

李晏 摄





▲ 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与著名导演王延松携手打造的话剧大师曹禺的话剧《原野》，于2009年11月20日—22日在台北“新舞台”剧院上演。图为11月19日拍摄的话剧《原野》彩排时的场景。



▲ 1979年12月，中央广播电视剧团上演剧作家曹禺的名作《北京人》。

喻惠如 摄



◀ 1979年12月，中央广播电视剧团上演了曹禺的名作《北京人》。剧作家曹禺亲临剧场，同演员一起座谈，帮助演员更好地掌握剧中人物性格，提高演出水平。

喻惠如 摄

北京人



► 1987年6月，曹禺名剧《北京人》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

杨飞 摄

► 2006年4月，由青年导演李六乙导演的曹禺经典剧作《北京人》在首都剧场首演。



(照片均为新华社稿)

伟大的人文主义戏剧家——曹禺

——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

(代序)

田本相

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学艺术历史上，像曹禺这样始终对于人、人类的命运给予深切的关怀；对于人性给予如此执著的探索和深究；对于人性的美有独到发现的作家，是罕见的。随着历史的演进，曹禺剧作中深刻的人文内涵，不断被发现，并因此散发着耀眼的人文主义光辉，而这些，在当下的世界愈发展现出它的现代意义。

我曾经模仿“说不完的莎士比亚”的说法，以“说不完的曹禺”为题写过文章。事实证明，曹禺果然是说不完的。

当我惊讶地发现他的作品中人文主义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时，似乎又发现了曹禺的“新大陆”。在我面前展开的是一个艺术的哲学境界，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哲学家。这个哲学家所展现的哲学，不是那种充满理性的逻辑的哲学的哲学，而是在他展开的艺术世界中所蕴涵、所感知的人文主义哲学。

在他看来，宇宙间充满的是“残忍”和“冷酷”，这个感知，或者说论断，起码在中国的现代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中，还是独具的——这就是曹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

在曹禺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中，蕴涵他对现实世界的哲学沉思，尤其是对于现代资本世界的沉思，使之具有现代性；同时，也蕴涵着中国哲人以及世界文学大师的人文思想的元素。

曹禺作品所写的世界就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尤其是他的前期剧作，所



演绎的是一系列的残酷。

首先是命运残酷，在《雷雨》中命运的巧合恰恰体现着命运的残酷。四凤在重蹈着侍萍三十年前的覆辙，无论是对于年轻的四凤，还是对于侍萍来说，她们的命运是太残酷了。在《日出》中，陈白露、翠喜、小东西、黄省三，他们的命运同样是残酷的。

人物的性格内核——他们的精神和灵魂也是残酷的，他说繁漪“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而仇虎的精神和灵魂，始终处于精神的炼狱之中；而陈白露从一个纯洁的少女，演变成为一个交际花的过程，就是一个在精神上被侮辱被虐杀的残酷历程。

总之，在曹禺的戏剧中，充满的是命运的残酷、性格的残酷、生的残酷、死的残酷、爱的残酷、恨的惨酷、场面的残酷、情节的残酷，正是在这样的一系列的残酷中而蕴蓄它的诗意，它的哲学，它的审美的现代性。

基于此，他把人类看成是可怜的动物，由此而产生曹禺的大悲悯。“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最初，东京的留学生演出《雷雨》时，编导将序幕和尾声删去，曹禺不但为之辩解，甚至有些愤怒了。他声言，他写的是一首诗，而不是一出社会问题剧。的确，一旦删去序幕和尾声，就把一部有着深刻人文主义的哲学内涵的戏剧，变成一部对中国的家庭和社会进行抨击的社会剧了。直到今天，人们对《雷雨》的诠释还大半停留在社会剧的层面上。

在序幕和尾声中，在原来的周公馆改造成的医院里，繁漪疯了，侍萍痴呆了；鲁大海不知去向，只剩下周朴园，在承受着这大悲剧，显然，在曹禺看来，周朴园也是可怜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命运对他也是残酷的。

在曹禺的作品中，所渗透的哲学，是他的那种独到的对世界和宇宙的感觉，尤其是那种神秘的感觉。他曾说：“那种莫名其妙的神秘，终于使一个无辜的少女做了牺牲，这种原始的心理有时不也有些激动一个文明人的心魂吗？”这里，说的是四凤，在第三幕，那个雷雨的夜晚，真是鬼使神差，魅影重重，曹禺把他的神秘感融入其中，可谓惊心动魄。

究其根源，这种神秘感来自对于人的生命，人的命运的紧张的探索和感知。

直到晚年，萦绕于心的还是这样一种难以逃脱的命运感和宇宙感，他很想写一出孙悟空的悲剧，孙猴子取经归来，无论怎样地变，怎样地跑，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一个敢于直面生死，执著叩问人生的作家，就有了一种超越世俗、超越存在的大境界。这就是曹禺的剧作具有伟大生命力的原因。

二

曹禺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最令人敬佩的是，他的戏剧成为探索人性秘密的试验室，他是人性复杂性的揭秘者和考察者，也是人性的深度和广度的探测者。

可以说，凡是伟大的作家，必然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把写人放到首位，把塑造人的形象、典型作为他们创作的重心。在莎士比亚戏剧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的世界；在奥尼尔的笔下也是一个人的灵魂的缤纷世界。曹禺生长在中国的大地上，在人性的开掘上和人的灵魂的揭示上都有着他的杰出之处。

他熟谙戏剧的奥秘，善于把人置于复杂而多变的人物关系、人物矛盾中，聚焦于人物的灵魂深处，从多方来透视人性的秘密。蘩漪、陈白露、愫方，这些形象都被置放在聚焦点上。

陈白露只有在方达生的面前，才展现出她有过的少女的纯真心灵，也才会有她那种充满痛苦的辩解，自然也揭示了深陷牢笼而不能自拔的悲哀；张乔治的出现，让人看到她实际上被人玩弄的地位；更不用说潘月亭了。但是，潘月亭更折射出她既出卖自己又不得不出卖的痛苦和无奈；小东西最能照出她未曾泯灭的清醒的抗争的灵魂。即使翠喜未曾与陈白露有过直面的交往，却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他们貌似不同，而实际上同样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上。为作家精心安排的人物关系，也最深刻地看出作家是在怎样地设法打入人物的灵魂深处，又怎样从多个孔道管窥人物的人性隐秘。陈白露的复杂的人性，被曹禺天才地揭示出来。我敢说，就对其人性的揭示来说，它较之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甚至较之托尔斯泰笔下的马斯洛娃也有着曹禺的独到之处。

曹禺对于人性的复杂性有着十分深刻的把握，他以为人性的复杂性甚至是难以破解的。而人性的丰富性，也是他所重视的；因此，在他的剧中



所展现出来的人物，他们的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中国剧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像周朴园、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方、曾浩、文清等，这样的中国人性的画廊，是曹禺所发现所创造的，是我们前所未见的。

在仇虎几乎不可理喻的复仇的心理和行动中，在他精神的底层积淀着古老的集体无意识“父仇子报”的幽魂。曹禺，并不只是写仇虎的报复行动，而是深入到他每一次企图报复行为背后的精神磨难，那种煎熬，那种挣扎，那种疯狂，仇虎人性的疯癫性狂躁性被他天才地刻画出来。如果说，奥尼尔的《琼斯皇》在琼斯逃入黑森林中在于展示他以及他的前辈所遭受的不公；则仇虎进入大森林，展示的是他在杀害大星后的觉醒，正如曹禺所说，此刻的仇虎才是一个“真人”，一个恢复了他的本性的人，一个摆脱鬼魂缠绕的人。人性在这里得到升华。在幽暗中，在挣扎中，揭示出人性的光芒。

人性是秘密的。人性的悖论性是曹禺对于人性秘密的发现。陈白露的悲剧，一直被人们解释为社会悲剧，似乎潘月亭的破产而导致她的自杀。而在陈白露的灵魂深处有着一个不可解脱的矛盾，她深深厌恶着大饭店的生活，她对那里一切人都厌恶；可是她却摆脱不开它，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个习惯的桎梏。恩格斯曾说，卖淫制度“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卖淫的生活不但使她们受到迫害，同时也受到毒害，正如鸦片烟一样。就陈白露的本真来说，她是喜欢太阳欢迎太阳出来的，但是，明明知道太阳升起来了，她却要睡了。这是多么深刻的悖论！这样的悲剧，是精神的悲剧，而正是这里，曹禺发现了美，人性在行将毁灭之时，却升起美的光华。

人们常常惊异，曹禺为什么在二十三岁，就写出如此深刻的作品，写出如此复杂而深刻的人性。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创作秘密。我在历久的思索中，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秘密只有在作家自己身上才能找到。

有人说，剧作家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有自己的身影。这里说的只是通常的创作经验。而在曹禺那里，也可以说在一切伟大的剧作家那里，在他们的剧作中展现了他的全部精神和灵魂的矛盾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曹禺的作品中，他几乎没有隐藏任何的精神的秘密。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推论，他才成功地特异地发现人性的秘密。他首先发现了自己，然后才发现了他人。

在他的人物的苦闷中，宣泄着自己的苦闷；在他的人物的精神困境中，熔铸着自己的精神困境。曹禺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在自己的人物的命运中讲述着自己的命运，在人物心灵的焦灼、苦闷和搏斗中，可以听到曹禺发自灵魂深处的颤音。

在繁漪的痛苦挣扎中，在陈白露的复杂的心灵中，在仇虎的精神搏斗中，都有着曹禺的深深的心灵印记。或可能是由于发现了自己的心灵秘密而发现了人物的心底秘密，而从他人的心灵秘密中发现了自己。

曹禺的作品就是这样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灵魂的世界，他令人进入一个具有精神深度的世界里。这在中国现代戏剧中是罕见的。

三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是美的发现者，美的创造者。曹禺的杰出之处，在于在污秽中发现美的心灵。

在曹禺生活的年代，一方面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留，一方面是西方的全面入侵带来的民族灾难；尤其是畸形崛起的现代都市，如曹禺说的那个“光怪陆离”的社会，到处是“可怖的人事”。美，在曹禺那里就是在这样的污浊、罪恶、血污中被发现的。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令世人厌恶甚至讨伐的乱伦的女人，却深深地打动曹禺的同情，发现她有着一颗“美丽的灵魂”；这就是繁漪的形象。至于陈白露，尽管这类交际花，在三十年代的大饭店里还是为人追逐的对象，但是其卖淫的地位，仍为人所不齿；而曹禺却在她屈辱的灵魂里，发现一个不屈于耻辱命运，即使看到太阳即将升起，也不苟活于那个黑暗的世界。最让我们惊骇的是，曹禺竟然在那个三等妓院里，发现了翠喜，发现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单是这点就足以展现曹禺的眼睛，是那么具有独特的穿透力，又是那么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拨开一切的世俗偏见，扫除一切掩盖在她们身上的污秽，把美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恐怖中发现美，在残酷中发现美，在罪恶中发现美。这点，颇像法国诗人，也是伟大的美学家波特莱尔。他说一个伟大的诗人，就要“深入渊底，地狱天堂又有何妨，到未知世界的底层发现新奇。”曹禺就是一个冒着危险而深入地狱的作家，他终于在人间最污浊的地方，发现新奇，发现美。



曹禺把崇高的道德追求同对美的发现和创造紧密联系起来。他说：“不断看见，觉察出来，那些崇高的灵魂在文字间怎样闪光的，你必须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会称赞的东西的。”

这就是曹禺发现美创造美的秘密。

曹禺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是极为宝贵的、丰富的。尤其在晚年，不断地提示人们，要关心人，研究人；不断地发出肺腑之言，抒发对于人、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怀；他在他的母校南开中学对着那些中学生说：“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该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他以高度人文主义情怀对当今中国剧作家提出的殷切期望，可以说是他生前最重要的嘱托。

让我们承继着曹禺的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将我们的创作引向更高的境界！

2010年8月1日于京郊罗马嘉园